



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团结凝聚作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工会组织文体活动侧记

□ 周 林

教育第二课堂。通过文艺汇演，参演教职工重吟红诗、重演红色事迹，用文艺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炙热情怀，观众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大家在展演中涤荡灵魂、再次经受党性洗礼，更加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校（院）委会高度重视文艺汇演，在部分文艺汇演中，校（院）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直属单位一把手作为成员并带头参演，身体力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广大职工群众相互交流、共同演绎，形成了团结凝聚的氛围。参演队员为提高演出效果积极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增强了团队凝聚力。文艺活动的筹备组织、精彩展演，为有效推动校（院）部门融合、人员融合、工作融合、文化融合和情感融合发挥了积极的桥梁纽带作用，营造出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担当有为的浓厚氛围，为校（院）中心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工会组织应有的作用。

服务广大职工群众，发挥教育引导职能作用，形成良好精神风貌。校（院）工会积极探索具有机关文化特点、教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通过总结文体活动的方法特点、规律认识，努力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校（院）工会在广泛开展文体活动的基础上，成立了足球队、篮球队、羽毛球队、网球队、舞蹈队、合唱队、田径队等文体组织，并以“热爱祖国 强健体魄”为题开展一系列科学化、规范化建设：聘请专业教练，组织各类队伍培训班，进行科学训练，教练随队参赛，现场指导队员开展比赛；不定期聘请专业运动队人员讲解运动知识，编辑体育活动热身和拉伸等小视频，提高安全运动意识和实用技巧；为篮球队、足球队等运动队配发安全护具；邀请知名医学专家进行运动与健康管理知识讲座；等等。活动开展科学有序，对外展现了校（院）教职工良好精神风貌。校（院）工会组织教职工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第一、二届职工运动会，分别取得集体乙组第八名、个人项目冠亚军季军等较好成绩；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广播体操工间操云比赛，10个参赛队获二等奖5个，三等奖5个，在整个获奖名单中占比12%，校（院）工会获优秀组织奖；参加“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全国职工线上运动会，取得中央和国家机关专区第9名良好成绩。通过组织、参加各项文体赛事活动，大力推动了校（院）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建设，培育了团队精神，展现了教职工健康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把广大职工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激发广大教职工以更强健的体魄、更饱满的热情、更奋发的干劲，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

服务对内建设，发挥组织动员协调作用，激发工作效能活力。校（院）工会充分调动各直属单位工会在文体活动中的积极性，发挥各直属单位工会体育、文艺骨干特长，对部分组织协调能力强、有一定资源、文体骨干多的直属单位，委托承办校（院）内教职工文体活动，如请行政财务部工会组建跳绳队，承办全校跳绳比赛，参加校外友谊赛；委托办公厅举办办三人篮球赛等。通过发挥各直属单位工会组织不同优势特点及自身主观能动性，承办校（院）各类文体活动，既增强了直属单位工会承办文体活动的积极性，推动所属基层工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又锻炼了工会干部能力，增强了所属单位教职工自豪感、凝聚力、协作性。同时，校（院）工会依托各基层工会组织以点带面、交叉协作，进一步提高校（院）文体活动水平，不断增强各基层工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机关党委工会办公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革命年代山东省委重建的曲折历程

□ 曹秀伟

红色记忆

在山东莘县古云镇，有一个著名的革命老区村徐庄村。这个小村庄，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堡垒村，被称为“八路军”，这里更是山东省委重建的见证地，山东省委重建纪念馆就坐落于此。在1929年到1933年间，山东省委屡遭敌人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1935年，党在山东省的临时负责人来到莘县徐庄村，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6年，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决定，山东省委得以重建。这段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彰显了革命先辈矢志不渝、忠诚于党的崇高品质，为代代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树立了榜样。

艰苦创建 迭遭破坏

山东济南是全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就在济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又于1922年5月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1923年10月，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济南地委”）成立。最早的中共山东省级党组织是1925年3月成立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山东地委”）。1926年10月，山东地委扩建为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山东区委”）。1927年6月13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和山东的实际情况，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建立。但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山东省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次破坏和血腥屠杀。

在1929年至1933年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连续遭受了敌人10余次大的破坏。仅在1929年一年内，在济南的省委机关就先后遭到三次大破坏，邓恩铭和刘一梦、刘谦初、刘晓浦等人相继被捕。1930年2月，临时省委和团省委机关同时遭到破坏。1930年11月，山东省委妇委书记、青岛市委常委郭隆真等20余人先后被捕，省委和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

月，由于青岛市委交通员被捕叛变，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省委常委、省委委员等多人被捕。4月5日，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重要干部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山东省委数次遭破坏，数次建立后又遭破坏。尤其是1933年7月因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的叛变，全省3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捕，这是山东党组织自1929年以来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此后，中共山东各地党组织失去了统一领导，失掉了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联系，时间近3年之久。

坚定信念 继续革命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山东各地的共产党人，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烈士的遗骸，不畏敌人的白色恐怖，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一边寻找上级党组织，一边探索独立开展工作。

在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党支部和新城兵工厂党支部，义无反顾地肩负起重建全市党组织的重任。1934年5月，乡师支部与新城兵工厂支部聚在济南市北郊的五柳闸召开会议，决定正式建立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书记。1935年2月，战斗在鲁西北的共产党员们，成立了以徐运北为书记的鲁西特委。随后，冠县、寿张、东阿、阳谷等县以及聊城师范和莱芜县的党组织，也陆续建立和恢复发展起来。

济南、鲁西、鲁中党的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急需有一个省级党的组织来领导。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省级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初冬，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到莱芜与县委书记刘仲莹等开会商定自行建立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因刘仲莹无法到济南开展工作，会议决定由赵健民代理工委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会议决定尽一切可能与中央北方局接上关系。此时山东省工委勇敢地担起了领导全省党组织的重任。

在严峻的斗争环境当中，得不到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这些独立的斗争是极其危险的，就像危帆孤悬大海，在一个布满荆棘的道路孤独地前行。山东的党组织迫切渴望找到上级党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苦寻中央 重建省委

为了能够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从1933年到1935年，山东各地党组织多次派人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1933年11月，鹿省三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头骡子、几亩耕地为寻找上级党组织筹集路费；1934年春和1935年秋，刘仲莹变卖田产充作活动经费，先后两次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夏，徐运北赴北平，希望通过同学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秋和1935年初，赵健民两次赴泰安寻找上级党组织，还委托一位进步教师赴北平打探上级党组织的消息，均无果而返。

正当山东党组织赴各地苦苦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时候，徐庄党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34年徐庄党支部建立。1935年，河北省代表、直南特委书记兼冀鲁豫边特委书记黎玉，根据河北省委指示，来到徐庄蹲点。黎玉到徐庄后，充分发动当地群众，建立了徐庄游击队，发展了穷人救国会，壮大了党的组织。在徐庄支部影响带动下，不到一年时间，周围村庄就发展了10多个党支部。

1935年夏，因找不到上级党组织而焦急万分的赵健民得知，在徐庄有隶属于河北省委领导的党组织，这令他喜出望外。1935年秋，赵健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黄河大堤，从济南一路骑行500余里，日夜兼行风尘仆仆来到徐庄村，见到了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的濮阳县委书记王士希，随后又见到了直南特委巡视员、濮阳中心县委书记刘晏春，赵健民请直南特委转告北方局，希望党中央派人恢复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临分别时约定了书信联系暗语“老掌柜”。随后，赵健民满怀希望地回到济南。1935年底，苦苦等待的赵健民等终于盼到来信：“老掌柜已到濮县，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这封信让“找党”的工作重现曙光，赵健民便第二次骑自行车踏上赴徐庄的黄河大堤。在徐庄村一个农户家里，赵健民见到了黎玉。赵健民把山东省屡遭敌人破坏后，他们怎样独立地坚持工作，怎样寻找上级党组织等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黎玉要赵健民把山东党组织恢复发展的情况写成文字报告，由他转交北方局，以恢复山东党的工作。

春节前夕，黎玉回到冀鲁豫边区

特委驻地河北省磁县，将赵健民的报告和要求转给河北省委。1936年3月间，刘少奇到达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此前，党中央也一直在打探山东省委的情况，北方局决定派黎玉到山东重建省委。1936年5月1日，山东省委在济南四里山宣布重新建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这时候，山东省委对外仍称山东省工委直到1937年5月，中央指示，山东省委不再以“工委”的名义开展工作，对外称“中共山东省委”。

端正航向 破浪前行

山东省委的重建结束了山东各地党组织近3年没有统一领导的局面。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山东党组织各项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省委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展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壮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力量；接受过去省委遭受大破坏的教训，积极、谨慎地恢复那些与党失掉联系的县委、支部和党员的组织关系；注意发展新党员；巩固党组织和进步团体，防止敌人破坏。省委还决定选调一些对革命事业忠诚热情，有领导地下工作经验，又能脱离生产的党员到各地党组织工作。为尽快恢复各地的党组织，省委决定动员学校支部的党员，回家乡寻找党员关系，建立地区特委、工委、县委。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使许多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许多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得以重建，党的队伍得到新的发展。到抗战全面爆发，全省的共产党员已达到2000余人。从1937年冬到1938年冬，短短一年时间，山东省委领导抗日军民在鲁西北同日军进行了80余次大小战斗，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狠狠打击了日伪敌寇的嚣张气焰。

信仰之火可以燎原，山东省委重建的历史，昭示着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见证了共产党人对党的赤胆忠心坚定信念。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穿越历史长河，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教育我们继承先辈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守初心、接续奋斗。

红泥小火炉

□ 王明新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雪也下得勤，还没到冬至数九，已是寒气逼人，早晨起来嘴里呼出去的气变成了丝丝缕缕的“白烟”。这使我想起了曾陪伴我走过少年时期的煤炉子。白居易有诗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老家的火炉是父亲用砖和水泥砌成的，也泛着锈锈红的色泽，虽然比不得白居易诗中“红泥小火炉”的雅致，也没有新酿的淡绿色的米酒，但那炉子里跳动着红红的火苗，烧水壶中咝咝响着的水蒸气，炉边上烤地瓜的香味和那带着煤烟味的气息……却一下子浮上心头，一种浓浓的暖意、乡情在心中荡漾，久久不能散去。

那时为了节省煤，我们家只有到了冬天才生炉子，平日里用的是拉风箱的土灶，冬天生炉子不仅可以做饭，还能取暖。煤放进炉子前要先掺上适量的黏土和水，一起捣碎，排成煤饼，在太阳下晒干才能用。掺土是为了防止煤燃烧后结渣，对炉子造成损坏。父亲砌炉子的时候，特意在炉腔的一侧留了个暖洞，每天晚上临睡前，母亲都会在暖洞里放两个窝

头，第二天天不亮，我和哥哥就起床了，每人从暖洞里拿出一个窝头。天冷，我们把手插进袖筒中，窝头放在袖筒上，双手抱在胸前，一边啃着窝头，一边向学校走。冬天生炉子说是为了取暖，其实炉子一旦完成做饭或烧水的必要工作，就得赶快用湿煤封起来，这样才能节省煤，那时候煤是按人定量供应的，用超了无处可买。因此，窝头虽然在暖洞里放了一夜，到早晨拿出来时并不热，只是不冰冷而已。

少年时的雪感觉通常下得很大，早上开门的时候惊飞了椋子树上几只早起的麻雀，麻雀扑棱棱飞走了，将一些细碎的雪撒下来落进脖子里，那种冰凉感有点像针扎。家里多少还有点火炉散出的余温，走出家门，凛冽的寒风顿时包围上来，让人情不自禁地打寒战。我们一路踩着雪咯吱咯吱地走进学校，校园里很快就响起一片读书声：“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

晚上放学回家，吃过晚饭，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天一点点黑下来，煤油灯点燃了，火炉中的煤饼还

没有烧完，上面还坐着烧水壶。这是当时最熟悉的场景：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我和哥哥做作业，老屋里只有母亲纳鞋底的哒哒声和我与哥哥偶尔翻动书页的声音。正做着作业，突然有人敲门，门打开，进来的是邻居家的女孩，手中提着一只空暖瓶，向母亲要些开水。母亲把小女孩让进屋，把她带来的暖瓶灌满，让她坐在火炉旁取暖。等送她出门后，又嘱咐天黑路滑小心走路。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大家都不富裕，生不起炉子的人家，想喝碗热开水也不容易，而在如此寒冷的冬夜，能喝上几口滚烫的热开水，也是件幸福的事啊！

不知过了多久，我和哥哥的作业做完了，忍不住站起来搓一搓白天冻疼的手，跺一跺发麻的脚，这时候突然闻到一股香味儿，于是我们立即跳到炉子跟前寻找吃的，或许是一块烤地瓜，或许是几颗烤花生，或许是一块掰开了的烤窝头。在一日三餐都难以维系的年代，母亲每次烤的东西都不多，我们总是吃得意犹未尽。也许正是因为意犹未尽，很多年过去后，母亲为我们烤的那些香喷喷的吃食仍

然让我久久回味，仿佛是天下任何美味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吃完东西，我和哥哥就上床睡觉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醒来起夜，发现母亲还没睡，正掂着纺车纺棉花，要先把棉花纺成线，有一部分线还要合成绳子，线用来做衣服或缝补衣服，绳子用来纳鞋底。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加上父亲和母亲共是九口人，所有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成的，因此母亲几乎每天纺棉花都要纺到很晚。而此时，深夜的炉火早已燃尽了，凉意也渐渐上来了。

很多年过去了，父母亲早已经离开了我们，但父亲砌的、母亲为我们烧烤过吃食的“红泥小火炉”，还有深夜母亲嗡嗡的纺车声，依然在我心头萦绕，久久不散。

